

日落巴卡洛山

無法去訴說再一次面對BAKARU的心情，
只是想哭，哭一切的變數。

遲菊

思被吊過去，而藍下是滾滾之人水。

（一）
（不知不知不知不知不知）
說真的這世間原有許多人活着却不知別人是如何活的。
（有必要知道別人是如何地生活的嗎？）
或者換個說法：我們對天地人世懂得實在不多，然而豈非就因為所知不多才會計較於人世間種種得失？
如果生活是如此長長又如此短暫，每一個轉折都是不同的臉譜吧？
唉，不知。

（二）
喝！風大！那風是大大大的風！
我在往南台灣的高速公路上看見木麻黃一排排一排排站成美麗的防風林要抓東南西北風。
忍不住便想問木麻黃你同那幾陣風戀愛過了？
（你知道這風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木麻黃不要愛得太深了，不小心抽身不及便站成一排排一排排嘆息。）

心事速寫

勉之



再次回到BAKARU山頭，我的心却更孤寂。像無數次落幕的掌聲之後，總會升起更深更無奈的寂寞。是多麼讚賞也無法彌補的空洞。這種不勝負荷的成功，就像這浩大的工程終於漸漸落幕，用數不清的汗與生命，換來一湖山色及文明。我迷戀在大埔的壯麗，我更深陷在往昔的記憶中，來到昔日的房舍中，外子選擇了另一幢房子而與舊居不外是一屋之隔，開來無事總抱著寶貴在舊居踱步，不知是想尋回往日情懷，抑是想證實自己曾擁有過的日子？

BAKARU山頭不再青煙繚繞，乾旱的天氣使一片青蔥化為黃枯，遠遠可見稀稀疏疏的枯樹，張着枯枝無奈的向上天控訴，似乎在譏諷上天為什麼在BAKARU山頭建個水壩？而水壩除了發電，似有調節乾旱的功能，但BAKARU的水，却改不了山頭的心靈，傳說中大埔是一座神仙山，開始時神仙的腳被泥機割平。當地巫師趕來祭拜一番，當場殺牛酬神的。我目睹鮮血滴灑大地，但似不能化解人痛一連串的危難，如是一波三折，二年後的今天我重回山上，神仙已化為一片文明的景象。聳力橋，吊橋等等都看不見了，而是雄偉的發電廠前線——蓋水大壩。傍晚時分山色倒影在湖水中，又有誰想及當年水災，橋毀人亡，在泥濘中趕工建吊橋，而建橋工人一寸一寸利用繩索滑過對岸把吊橋築起來。而小工就靠這橋把糧食搬回山上，所有的辛苦都在美麗的倒影中化為烏有。（註：水災時吊橋未建成，就靠吊車把人吊過對岸，其中危險非筆墨能體會。筆者只是站在斷橋上觀望不敢嘗試在靦靦的籃子

中秋節加菜時，遠遠就看到空洞的餐廳一改往日加菜的喧嘩。外子解釋說工程快結束了部份員工外調或回國，只留部份員工，我不想說什麼，播音器又播起傷感傷感傷感的歌。這一頓雖說舊租識全來打了招呼，心里却盡是酸味，想往日大口喝酒，大聲喊拳東乾一杯西喝一口的豪情，更想那些曾共有過日子的伙伴。

如果說人生本是戲，他們的戲却更叫人忍不住掬手帕，誰也不會記住他們，誰也不會去記住他們，但他們却為此丟性命，遭家變甚至老來無法回家鄉，習慣東奔西跑，要靜下來似乎需要更大的勇氣，而這些戰勝自然的英雄，是否能戰勝自己？

●十月四日於印尼巴卡洛山。

（人家說，北方好冷。而祖父說北方的雪，好美。……）

給我一夜北國的淒迷
雪花飄白了塵煙
簌簌的鬚
髮

天邊來的雁是故國的孩子
吟唱着最北的歌
風中叮嚀搖晃了
打盹的貓
和午夜無聲言語一些些

一罐絕冷的懷鄉酒
一次俯拾霜白的棉子
就想起了一片飄雲的顏色
印象淡呀淡呀似一杯冰冷
思念却長如七里香纏繞纏繞
令人心悴

快來快來快來快來快來
來呵！伊人
剪一束妳的青絲
以妳底柔妳底媚妳底脈脈含情
溫熨這枯朽
的夜

輝煌
如果你有盞盞寂寞，那麼
全數擲下吧
擲下來了
你的哀傷
我底感傷

（人家說，北方好冷
而
祖父說北方好美
我願隨孤雁行千里
看看您的童年，祖父）

望北

陳劍



白色世界

陳劍

默默無語，我推着腳車。走進霏霏細雨中，要走向那抹上粉白的世界。

紅白磚砌成的行人道上濕漉漉一片，弄髒了我鞋底。

雨，是哀愁的化身。我只覺心扉已被雨水浸濕。

走進了純白的世界，憑添了一股惆悵。令人不爽的白呀！

濃濃的西藥味，濃得刺鼻，我打了個噴嚏。噫！這盤尼西林的氣味呵！

走着來到升降機前，看到一對青年男女在那兒呢。嘿！嘿！嘿！

升降機開了。我擠進了令人窒息的小空間，按了鈕，八樓。

醫院里到處憂鬱一片。我走到你床前，你依然落落寡歡。呵！可別說你也是哀愁的化身。

「好熱了嗎？」我坐在你床沿上。

你皺了皺眉。疲倦的笑意不經意的在你臉上掠過。

「你變了。你以前很開朗。」我嘆息。

「哈！哈！你要我坐在輪椅上對你訴說希特勒的幽默嗎？」你笑得肆意。

我沈默了。

「算了！別談那惱人的問題。」你把凌亂的頭髮往後撥弄。

我沒有智慧讓你忘記那場噩夢。你本是運動場上的健將啊！

我對你笑，你也笑。我們想把一切溶解在淺淺一笑裏。能嗎？

此刻，窗外的雨還一直下着。

我知道這雨會綿綿不絕地落着，積滿我們心裏的一畝田。

也好！就讓一切盡在不言中。

我不知道你是勇敢還是逞強。這些日子以來我沒見過你一顆眼淚。

也或許，你的性格就是如此！

「探病的時間到了。」我無奈。你點了點頭，若有所思。

然後，我轉身離去，忘了說再見。忘了……忘了……什麼……

走出醫院，我踢着路上的石子，彷彿想把思路踢得老遠，剩下空白一片。

我讓綿綿的雨落在身上……

然後，我忽然發覺，原來自己也是哀愁的化身。我和你本就是雨神的後裔。

我轉身。衝進醫院。衝進令人窒息的小空間。按鈕。八樓。

我彷彿看到了你的笑眼。

砂撈越皇庭詩社
文藝雙週刊
93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人世間

- 各位，久違了。煙火由胡突接編了好些時日，雖然胡突是首次編文藝副刊，却以深厚的文學經驗給煙火呈現了好一番新氣象。他說他近日工作忙，所以暫時由我編。
- 近日讀唐德剛的「胡適雜憶」，裏邊有一段記述倒是引人深思：筆者有聽老同學一位德翁八十歲老教授做研究助理，就時常搖頭太息，感覺到「中國人不能做學問」，因為「中國人身體不行！」「你這樣紅光滿面……」我說。「我？」他笑一笑。「我」干了八小時已經疲憊不堪了……「他」！他又把手一指，「八十多歲，一天還幹十幾個小時！……身體又好，活得更長，我們怎能跟他們比？」
- 六十多歲了，一天還幹十幾個小時！我想，能有這種幹勁，不管做什麼事，總會做出一些成績來。也記得有人說過，寫作人是時時刻刻都在努力的，不只天天動筆，不動筆的時候腦子也在思考。從事文學工作以至任何事業其實都一樣：不進則退。
- 也有人說，從事文學須要以全職或專業方式才能做出成績。能全職涉及文學當然是最理想的，但是在此時此地，能專事寫作或文學研究的人畢竟不多，因為客觀環境根本不讓人樂觀。想深一層，以兼業方式從事文學難

道一無是處麼？我想起張承國。這位美國電腦科學博士，專業電腦研究，也創設了一間工藝學院，更能騰出時間與精力撰寫小說、散文與政論。他的學術成就與文學業績一樣出色。其實，許多作家的本行都不是文學，但秉着對文學的興趣，也一樣創作出優秀的作品。大馬語文出版社出版的國文「文學月刊」，前幾期也有數篇文章討論了其他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等）的文學成就，也証明了以兼業方式進行文學創作一樣能蔚為可觀。不啻如此，業餘作家有其本行經驗，創作能比專業作家更具廣度。記得張承國有一篇小說是以電腦程序模式來表現的。

●其實，我們確實可以體認到一點：文學是屬於大家的，不是某一圈內人的專利品，也不只是什麼專業人士的副產品。周夢蝶只是街頭一個賣書的老頭，他的詩一樣可以閃爍哲理的光輝。所以，人人都可以創作文學，只是寫得好，一樣可以吸引讀者。就算我們以業餘的方式進行創作，只要有八十多歲老教授的幹勁，我們應該可以寫出一點成績吧。

●胡突在煙火第九十一期的人世間副刊已經說過了：最好大家都來寫，越多越好。我樂得再說一次，在作了上述一些補充之後。
（羅胡）

出版消息
《新月月刊》第二期 詩巫中華文藝社出版
定價40¢ 郵費20¢
郵購請寄：P.O. BOX 1097, 96008 SIBU, SARAWAK, MALAYSIA.